

乌兰的歌声

马达



鸟儿的歌声

马 达 著

李 德 胜 画
李 德 庆
温 泉

辽 宁 人 民 出 版 社

一 九 七 三 年 · 沈 阳



鸟儿的歌声

马 达 著

李 德 胜 画
李 德 庆
温 泉

辽 宁 人 民 出 版 社

一 九 七 三 年 · 沈 阳



红太阳从东方冉冉升起，
草原上洒满了金色的朝晖。
微风把雾纱轻轻地揭去，
露出了热腾腾的红色牧区。

蒙古包遍布在绿色草地，
蓝天下飘扬着鲜艳的红旗。
风儿吹起层层草浪，
草原上滚动着珍珠般的牲畜。



一座座蒙古包打开天窗，
歌声呀随风传遍营地。
牛犊儿听着歌忘了吃奶，
羊羔儿听着歌耳朵竖起。

我踏着歌声去找那唱歌人，
心里甜滋滋象吃了奶油拌蜜。
歌声来自乌兰的家——
草原上出了人间的奇迹。





周围百里都知道乌兰是哑女，
为什么会唱歌儿使人惊奇！
我带着这个谜去找支部书记，
支书拉着我去参加忆苦会……

老阿妈讲过去声声血泪，
听的人把眼睛圆圆瞪起；
一个个攥紧愤怒的铁拳，
决心把世界革命进行到底！

在那暗无天日的旧社会，
乌兰家祖祖辈辈是奴隶。
阿爸、阿妈、小乌兰，
挣扎在无边无沿的苦海里……

白毛风扬着雪片飞，
小乌兰生在羊圈里。
瓢泼雨打着草叶儿动，
乌兰是吃着酸奶渣子长大的。



牛粪火烤呀北风吹，
乌兰的脸呀被熏得红里透黑；
天上的星星亮闪闪，
乌兰的眼里含一弯达里湖水。

风吹草更劲，雨猛青松翠，
乌兰人小志坚有作为。
骑上马跑起来一道闪光，
抽起那放羊鞭响一串脆雷。

老阿爸领乌兰登山打围，
过险峰走窄桥骁勇无畏。
什么獐、狍、鹿、麂，
她要打鼻子就打不了嘴。



王公贵族们要开心游戏，
草原上召开了摔跤、赛马会。
旅蒙商拉着成串的骆驼，
到草原来掠夺绒毛、兽皮。

穷牧民哪有闲心逛会，
卖点药材换一把带糠的粗米。
八岁的小乌兰走进会场，
婶子大娘们夸她人小手勤有出息。

有人说，乌兰会唱牧歌儿，
听了能长穷人志气。

“你就唱一段吧，
咱都是自己人还害羞咋的？”

乌兰的脸色通红嘴唇紧闭，
用手儿拉一拉腰中的袍皮。
满腔悲愤唱那阶级仇，
牙根咬碎诉那贫女泪。





天河落地激流滚滚泻千里，
火山爆发飓风阵阵卷天地。
她唱一支《巴特尔怒打牧主》，
全场高喊：“打！打得好！打得对！”

王爷看见赛马场外有人聚会，
派管家“黑狐狸”看个仔细。
“黑狐狸”象毒蛇钻进会场，
乌兰的歌声似火药呛进他的肺里。

气得他的麻子脸紫了又灰，
用马棒哐哐哐直劲儿敲地：
“谁叫你唱这个——
这大胆的黄毛丫头是谁家的？”

高山上的青松有根底，
穷苦牧民斗争中团结在一起，
奴隶们把乌兰围在当中，
手挽手筑成了铜墙铁壁。



铁斧头砍不断碧柳河水，
王爷也管不住奴隶们呼吸。
唱！大声地唱！
这喉咙是我们自己的。

象寻食的饿狼蹀上炸雷，
吓得“黑狐狸”直往后退。
“你们反了，你们反了，
我要向王爷报告去！”

“黑狐狸”惯出坏主意，
他俯在王爷耳边出毒计。
王爷奸笑着张开血口，
撕一块肥羊肉扔进嘴里。



老阿爸被打手抓上台去，
“黑狐狸”笑嘻嘻说声：“恭喜！
唱歌的那丫头是你的吗？
从明天起让她进府给王爷当歌女！”

风吹草动惊涛起，
寒气逼人老阿爸气得脸发黑，
他挥铁拳怒视王爷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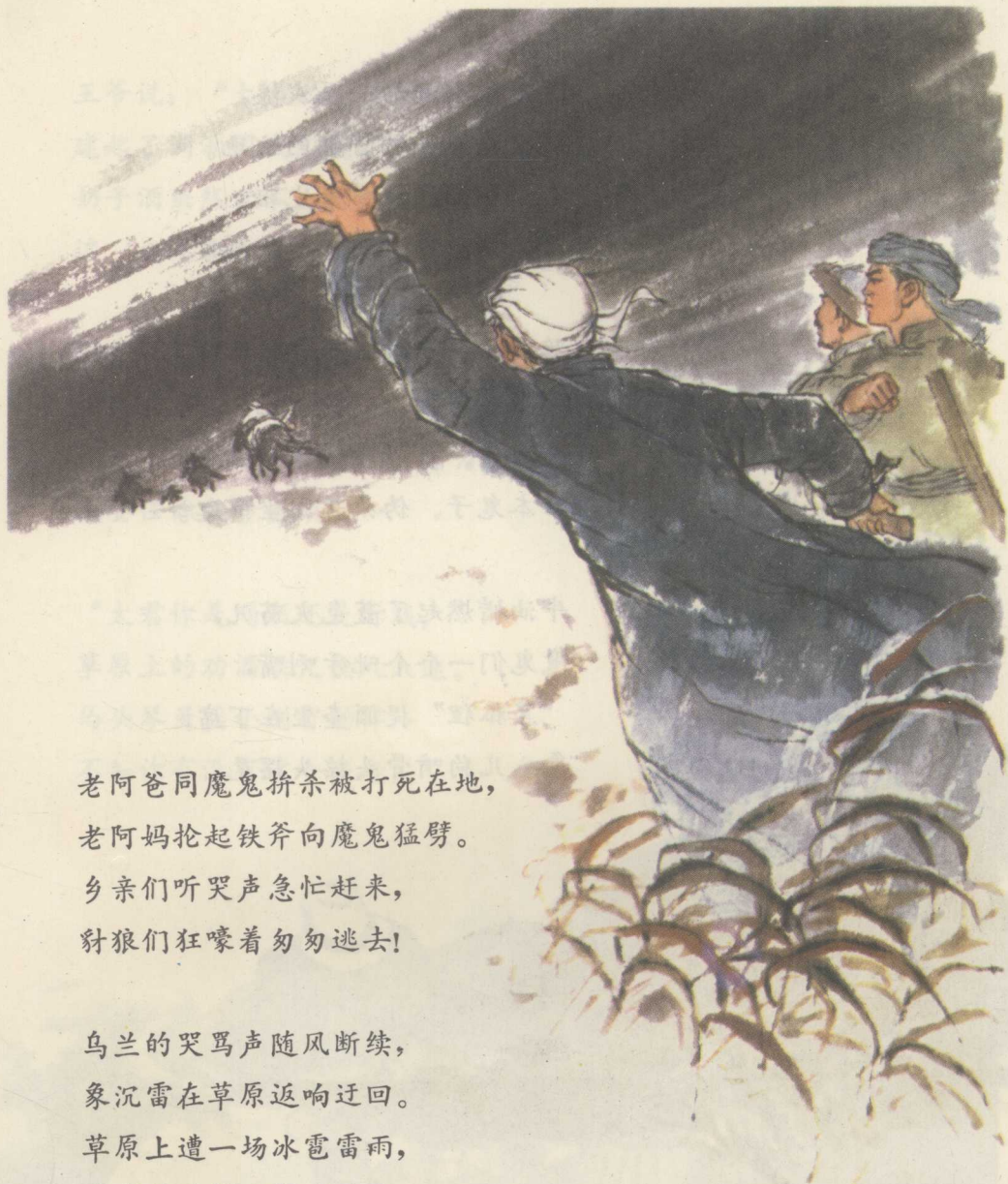
“要命有一条，要我姑娘——不给！”



夜黑得象一口大锅扣地，
马蹄声把沉睡的百鸟惊飞。
老阿爸的破毡房被火把封住，
火光中来了一群吃人的魔鬼。

啪的一声毡房门被打手踢碎，
鬼火一样的灯笼滚进屋里。
老鹰爪抓走了阿妈的心头肉，
小乌兰被魔鬼绑上马背。





老阿爸同魔鬼拚杀被打死在地，
老阿妈抡起铁斧向魔鬼猛劈。
乡亲们听哭声急忙赶来，
豺狼们狂嚎着匆匆逃去！

乌兰的哭骂声随风断续，
象沉雷在草原返响迂回。
草原上遭一场冰雹雷雨，
马莲花遭摧残枝叶分离！

王府的砖房涂一层灰漆，
远望去象一片冒烟的坟地。
打手们站门旁举着皮鞭，
这里是草原上的人间地狱。

鸦片烟、熏蚊香、腥风酒气，
“羊五岔”、“牛肋巴”摆了一堆。
金叉子、银刀子、夜光酒杯，
日本鬼子、伪旗长围坐一起。

牛油蜡燃起了蓝色火苗儿，
魔鬼们一个个呲牙咧嘴，
“黑狐狸”提酒壶坐在下席，
象叭儿狗啃骨头摇头摆尾。

王爷说：“太君到是草原的福气，
建起了满洲国我们无忧无虑。
奶子酒虽然比不上白兰地，
这‘全羊肉’是我们招待贵宾的上席。”

那鬼子用银刀割块肥肉，
摇晃着脑袋举酒碗喊声：干杯！
“为了大东亚战争你们肯出力，
我委任你统管全旗……”

“太君你是喝酒还是听戏，
草原上的劝酒歌儿使人入迷。
马头琴虽然小别有韵律，
不知你有没有这个兴趣？”

